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土家织锦

田明 著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土家織錦

田明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土家织锦 / 田明著. —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8.9
ISBN 978-7-5077-3146-0

I.土... II.田... III.土家族-织锦缎-民间工艺
IV.J52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9808 号

制图: 田小虎 田小雨

精装封面织锦: 黎秋梅 单海鹰

摄影、照片提供: 田 明 孙碧芝 宗 敏 向民航 单海鹰 饶 强 刘昌儒 张茨禹
张光准 唐克立 吴海军 涂才多 傅元庆 范 诚 龙官清 彭壤图
伍秉纯 田大年 刘小松 袁立新 蒋 明 朱洪宇

责任编辑: 洪文雄

封面题字: 黄永玉

封面插图: 田 明

装帧设计: 徐徐书装

出版发行: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2号院1号楼 100079

网 址: 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010-67674055 67675512 6767894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本尺寸: 720 × 980 1/16

印 张: 12

印 数: 1-2000 册

字 数: 288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8.00 元

序一

织锦在中国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由于其高难的工艺技术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被视为中国纺织品中价值最高且最具象征意义的文化艺术品。

自秦汉以后,我国三大名锦相继形成,绚丽多姿的蜀锦、淡雅高贵的宋锦、雍容华美的云锦,争相斗妍且誉满中外。民族民间织锦与三大名锦渊源流长,作为“母体”基础的民间织锦,特别是少数民族织锦与三大名锦又一直相辅相成,交相辉映,却又自始至终各自保持着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点。土家锦、壮锦、黎锦、傣锦以其突出而鲜明的个性,亦被誉为中国民族民间四大名锦。民族民间织锦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创造力、亲和力和凝聚力,集中而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少数民族织锦工艺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内涵,在中华民族工艺文化中占重要地位。

土家织锦是千百万土家人创造性劳动的结晶，作为传统手工技艺，它是土家文化的典型代表；它所蕴含的自然风味、文化特质及多方面的价值功能独树一帜。我第一次接触土家织锦是在1953年文化部在北京举办的全国第一届民间工艺美术品展览会上，所展出的四十八勾等土家织锦精品十分醒目，我深深地被这些来自湘西的民族艺术瑰宝所吸引。土家织锦与其他民间织锦相比，因受巴楚文化的影响较大，在各方面显得更趋成熟完美。它在艺术构成上的自然大器，色彩搭配上的沉稳厚重，犹如烂漫山花，散发着武陵山泥土的芬芳，给人以美的享受和超出想像力的震撼。

湘西，是土家织锦的原生地，也是土家织锦现存的最后一块热土。对于湘西，我不算陌生，我的恩师沈从文先生就是湘西凤凰人。在我与沈先生相处的日子里，他常常与我们谈及他的家乡，谈及湘西。在沈先生的文学巨著里，美丽的武陵山，“边城”的翠翠，沅江、酉水河上的船工，历历在目，栩栩如生，给人以无限美妙的遐想。

2005年冬，我有幸参加了中国工艺美术学会织锦专业委员会在湘西龙山里耶召开的年会暨土家织锦保护与开发研讨会，里耶是位于酉水河畔美丽的历史文化古镇，也是土家文化的核心区域。在这里，我近距离地感受到了土家文化的真谛，土家织锦的魅力，回味了沈先生笔下所描绘的灿烂的酉水文明。在会上，我结识了土家族画家和学者的田明先生，他的一篇有关土家族织锦的研究及其历史渊源的对话——《土家织锦与兰干细布》，对长期以来悬疑的土家织锦历史源流的独特见解，深受与会同仁的好评。在湘西的沱江河畔，我拜祭了今已安眠于地下的恩师沈从文先生，站在恩师墓前感慨万千，浮想连翩。记得在恩师最后的日子，有一次他把我与妻子陈娟娟叫到他的病榻前，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中国的服饰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我的研究只是开了个头，你们要在服饰、纹样、织绣三个方面继续深入下去。”如今，我欣慰地见到，在恩师的故里，一批有志之士，在这方面正在努力，对本土文化特别是土家织锦的研究，已经饶有成就。田明先生所著的《土家织锦》一书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不由使人感叹的湘西人杰地灵，新人辈出，真可谓“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沈先生在天有知，一定会感到欣慰。

田明先生作为一个颇有造诣的画家，在中国传统文人笔墨中游刃有



余,而对民族民间艺术又情有独钟。民间艺术是现代艺术之根,是母体艺术,属本元文化,也是当今美术的源泉和根本。根深才能叶茂,源远流才能流长,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越是世界的才能越有生命力和延展力。田先生以辩证唯物主义,而非主观主义的态度,自觉地在民族民间文化中寻觅探索;以研究主体,而非客体的文化立场,不断地在民族民间艺术的土壤中吸取营养。这与那种走马观花式的猎奇有着本质的不同,长期以来,他对土家织锦孜孜不倦的研究,难能可贵,深深使我感佩。

土家族没有文字,民族历史“多元”并存,说法不一,这也使土家织锦的发展历史研究疑云重重。这本《土家织锦》整合了前人不同的观点和其他不同的研究成果,有机地吸取了近些年湘西北考古新发现的成果,以兰干细布为突破口,客观地理顺了土家织锦的历史发展脉络,为土家织锦的深入研究铺平了道路。

土家织锦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现象,不能与通常意义上单纯的“工艺美术”或“工艺技艺”相提并论。它属于土家族“工艺文化”范畴,它是民族精神的象征,是民族思想、审美情趣及工艺技艺的共同结晶。民族文化是民族的脊梁,因此,土家织锦工艺文化的内涵,与土家族的历史、伦理哲学、宗教信仰、思维方式、民俗民风都息息相关,它折射出来的是整个土家族文化的精神。特别在“忌白尚黑的灵魂”、“台台花——酉水儿女的摇篮曲”等艺术和人文的系列论述中令人耳目一新。作者从文化人类学入手,运用历史学、美术学、哲学的理论,采取考古学、社会学等各学科综合运用方法,给我们全方位地展现了土家族传统文化在土家织锦中的表象,有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土家织锦,更好地保护和弘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在一般情况下,民族工艺的研究大多留连于理论、美术和工艺之间,而对于发展趋势及产业化方向这些现实棘手的问题往往避重就轻。本书不仅对土家织锦的现状 & 保护对策作出了相应详尽的阐述,并针对土家织锦在现实中的境遇,理论联系实际地作出了可喜的探索,为土家织锦的弘扬与振兴勾画出一幅前景蓝图,摆脱了以往研究空对空的高调,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可操作性。所以,《土家织锦》是一部融资料性、知识性、科学性、学术性和指导性为一体的综合性力作,它的问世不仅对宣传、保护、

研究和开发土家织锦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也为我们在学术研究中理论联系实际作了一个可贵的尝试。

田明先生嘱托我为他的新著作序,我很高兴。前不久,受南京市和成都市的邀约,我刚刚完成《中国南京云锦》和《中国成都蜀锦》的编著出版。蜀锦、云锦和土家织锦都是中华民族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蜀锦和云锦是织锦中的老大哥,而土家织锦则是民族民间织锦中的领头雁,相互比翼双飞。我相信,土家织锦与蜀锦、云锦一样,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它们的明天将更加灿烂辉煌。

黄能馥
2007年6月于北京

(黄能馥 中国著名的服饰织绣研究专家、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序二

我是怀着兴奋的心情一口气读完了田明先生的这本书稿。2007年底，湘西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叶水云将这本书的框架目录送我这里，当时我便觉得这是国内目前少有的研究土家织锦文化的一本好书。后来我认真阅读了田先生传过来的书稿，更感如此。书中所涉及的内容上下两千多年，从土家族的族属到近代发展，从土家织锦文化的缘起到当今土家织锦的濒危局面，从织锦的自然生态到人文环境，从传统民俗到相关传说，从织造技艺到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从传承保护历程到今日土家山寨里的详情，无不显示出作者对湘西地区土家织锦文化的了如指掌，字里行间透漏出一个专业工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锲而不舍的学术追求。这是作者集六年的调研和缜密考察，付出了大量心血之后的成果，迄今为止，田明先生的这本著作可以说是国内最翔实最充分的研究土家织锦乃至中国织锦文化的著作。

民间艺术首先是一种层面文化的表现形式,它所承载的技艺和精神都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传统。对于没有文字的土家族来说,它更是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无声地传承着一个民族活态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精神。艺术的研究是大文化背景下的审美关照。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民间艺术由于是生活的艺术,实用的艺术,它更多地与本地的传统文化、民俗风习和技艺、材料等自身的更新发展相联系。近二三十年来,民间艺术更多地与商品和经济、现代的旅游和商品化发生了密切关系。现代化的发展,给传统民间艺术带了毁灭性的冲击,首先是传承了千百年的习俗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传统民间艺术丧失或缩小了生存空间,流传几千年的传统技艺后继乏人,那些曾经在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的美轮美奂的民间艺术正在消失或朝着低俗变异。幸好我国2003年正式推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把目前处于濒危状态的包括民间艺术和传统手工技艺在内的无形文化都纳入到了保护范围,但如何保护,怎样复兴还是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对于学者来说,深入的研究、整理和忠实地记述这些濒危中的文化,就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田明先生在这方面为我们专业工作者做出了榜样,并以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殚精竭虑的求索精神为后来者做出了示范。他的书让我们感动,让我们冷静,让我们从中受益匪浅。

民间艺术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边缘学科,如果仅从艺术的形式感着手,只能是表层的现象分析。作为文化载体的民间艺术,本身就包含了物质层面和精神内涵的多面体的活态文化,所以对它的研究也必须是综合的、多学科、多视角展开的。这本《土家织锦》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从田明先生的描述和分析中可以看到这种文化分量的承载和角色的担当。而这本书给我的最深印象是它的几大特点:

1. 作者以文化人类学为基点,从纷乱复杂的古代民族遗迹和史料出发,对酉水河流域土家族的族属问题进行了梳理,阐明了土家织锦的源头及其技艺特色,这是以往的相关研究著作所欠缺的。

2. 作者从民俗学和艺术学的角度,从宏观到微观,深入研究了土家织锦发展的历程。对于土家织锦的评价不是基于感性的热情而是科学的分析。

3. 作者以科学求实的态度,深入分析了土家织锦的工艺流程和特点,





并总结了形成土家织锦特色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及其规律,尤其是对织造技艺上的不同于其他织锦的特色的总结。对细节的关注贯穿全书,这是以往叙述性的粗线条研究所不曾有的。

4. 作者从社会学的视野,整理了土家织锦的主要传承地及传承人的传承谱系,得到了土家织锦当今传承状况的最新成果。这是作者花费了大量时间和心血得出资料,是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决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珍贵资讯。

5. 作者以大文化为主线,将土家织锦研究中存在的学术遗留问题进行了剖析,对于历史遗留问题和目前存在的争议不回避,客观地通过实证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独到见解。

6. 作者运用人文和自然多学科的综合手段,大量的典型事例和统计数据分析是这本书著作的一个有力支撑。理性分析和科学调研相结合的解读方式、大量的照片和插图使用都是这本著作的又一个亮点。

田明先生的这本书是平实的,就像拿着土家锦面对面的向读者娓娓道来,他力图用文字把每一个与土家织锦有关的概念都解释清楚,他尽力把与土家织锦有关的真实的事项告知读者。比如,书中详细阐述了湘西北土著的原始织造工艺中的兰干细布、溪峒布与土锦、卡普与僚布、土家织锦与牛肚被面,告诉读者什么是土家织锦。他在分析土家织锦形成的原因时,从武陵山周边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借鉴入手,分析了寮布、兰(蘭)干细布向“锦”的进化过程中楚文化的影响。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土家织锦的发展进程中,周边各种文化的影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斑斕”的纬花、“楚锦”的文化、“蜀锦”的技术、“僚布”的织造都大大充实和促进了土家织锦的完善成熟,最终成就了今天的辉煌。土家织锦的发展史,更是土家民族形成过程和土家地区生产力状况的缩影。

他把土家织锦的摇篮——酉水流域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中的民族及其相互关系,把土家织锦与土家民俗文化的关系都进行了充分的阐释。他对土家习俗发展的四个阶段的分析和断定也是令人信服的。对土家织锦中所表达的天地万物的崇拜,“台台花”、“蛇花”、“太阳花”、“阳雀花”、“四十八勾”等所隐喻的祖先崇拜都进行了理性分析,认为土家织锦、土家语言、土家民俗是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了土家族最显著的标志,而土家织锦又

是其中唯一能固定时空，跨越历史长河的平面直观的视觉形象。这些结论的得出，都建立在他对现存的民俗事项和信仰遗俗的分析上，令人觉得真实而可信。他对土家织锦艺术特色的梳理和分析同样让人产生高度的认同感，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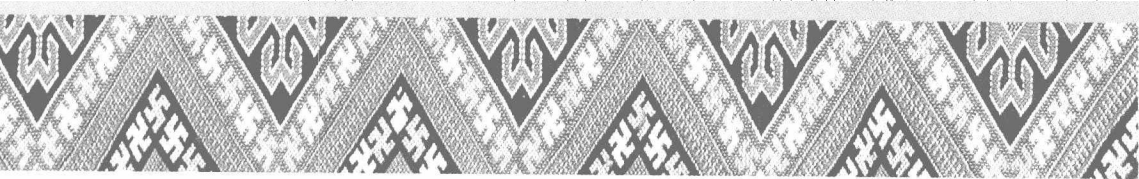
对造物文化的研究，首先是对其“器”和“技”的熟悉和把握，这要求研究者既要懂艺，又要通技，而这一点过去被严重忽视了。我们过多地注意了作品和产品本身，而把与它们所产生的环境和文化背景以及技艺、器物工具分割开来，似乎在道和器的关系上，我们一直对形而上的“道”情有独钟，而对形而下的“器”却不屑于细究，而我们世代传承的手艺正式在这样的造物工具和工艺流程中流转着，传递着，对于工艺流程的研究和传承人的关注、对技艺经验的总结已经到了非做不可的时候了。在这方面这本书是走在前面的。今天，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已经把重点放在了技艺整理和传承人的调研保护上，也说明了田明先生在研究工作中的先见之明。

田明先生在附录中，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土家织锦大事记”，并把土家织锦“第一届中国优秀织锦工艺传承人”进行了系统的介绍。这种看似简单的工作却同样要从事大量的案头和田野工作，如同书中俯拾即是的是对史料的钩沉和拨冗，体现出了一个民俗学者和艺术研究家的功力和学养，反映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对民族文化的良知和使命感。我被他对土家织锦的那份挚爱所折服，更为土家织锦的艺术魅力深深打动，欣然提笔，权且为序。

王海霞

2008年3月于北京

(王海霞，原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副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民间美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目 录

序一
序二

绪论 /1

第一章 土家织锦的历史溯源 /7

- 一、土著的原始织造与贡布 /8
- 二、兰干细布 /10
- 三、溪峒布与土锦 /15
- 四、卡普与幪布 /18
- 五、西兰卡普与牛肚被面 /20

第二章 酉水流域是土家织锦的摇篮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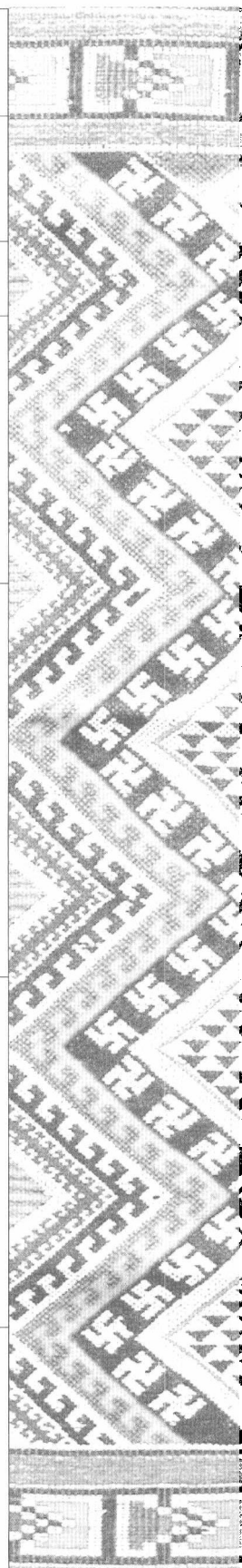
- 一、自然生态——九溪十八峒 /28
- 二、人文生态——溪峒里的民族 /30
 - (一) 土著、濮僚、巴人与土家族 /30
 - (二) 土家织锦与土家民俗文化 /35
- 三、土家人与土家织锦 /46
- 四、传说中的土家织锦 /49
 - (一) “摆手歌”中的“白果姑娘” /50
 - (二) “梯玛神歌”中的“选(白果)花” /52

第三章 土家织锦的工艺流程和特点 /55

- 一、从数纱到织锦 /56
- 二、土家织锦的织造工具和材料 /59
 - (一) 织机与工具 /59
 - (二) 材料与染料 /61
- 三、土家织锦的织造工艺 /64
 - (一) 西兰卡普的织造 /64
 - (二) 土家花带的织造 /69

第四章 土家织锦的艺术特征及人文精神 /73

- 一、土家织锦的艺术魅力 /74
 - (一) 意象的再现与“名存形异” /74
 - (二) 直线的强化与几何造型 /79



- (四) 忌白尚黑的灵魂 /84
- (五) “五方正色”与显色 /87

二、土家织锦的人文精神 /91

- (一) 一部无字的民族史诗 /91
- (二) 土家族女红文化的经典 /96
- (三) 土家族原始宗教文化的超越 /98

三、土家织锦的经典图纹 /100

- (一) 台台花——酉水儿女的“摇篮曲” /102
 - (二) 四十八勾——远古先祖的“图腾” /106
 - (三) 扎土盖——太阳与火的崇拜 /111
 - (四) 椅子花——家居亲情的画卷 /115
 - (五) 地域织锦图纹的趋同与异化 /118
- 附：西兰卡普传统纹样名录 /122

第五章 土家织锦的传承与保护 /125

一、土家织锦的传承 /126

- (一) 土家织锦的传承方式 /126
- (二) 土家织锦工艺的主要传承谱系 /131
- (三) 土家织锦的典型代表人物 /136

附：土家织锦传承谱系示意图 /139

二、土家织锦的保护与发展 /143

- (一) 濒危的土家织锦 /143
- (二) 湘西土家织锦的保护与管理 /147
- (三) 树立和扶持传承的榜样 /152
- (四) 在动态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 /155
- (五) 传统的复兴与现代产业化方向 /1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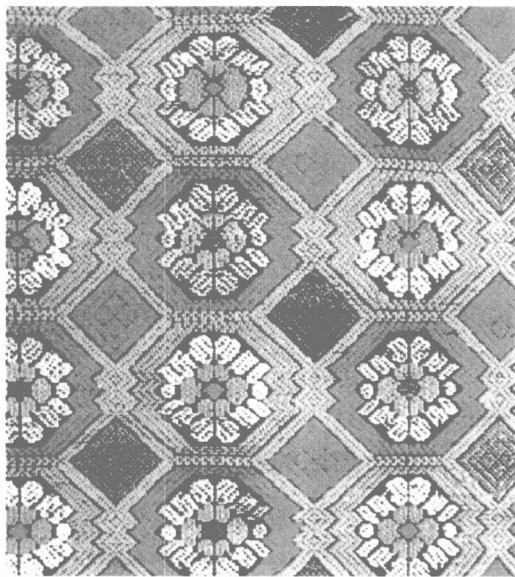
附录 /164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土家织锦大事记 /164
- 2、土家织锦“第一届中国优秀织锦工艺传承人”简介 /168
- 3、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土家族织锦技艺》简介 /170
- 4、土家织锦与兰干细布
——有关土家族织锦的研究与历史渊源的对话 /171

参考文献 /175

后记 /177

绪论



壮锦 清代几何填花图纹（摘自《中国美术全集》）

“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制字帛与金也”。^①宋戴侗的《六书故》里说：“织素为文曰绮，织彩为文曰锦。”锦是“丝织物的类名。具有彩色大花纹的特点。经、纬在织造前都预先染色，纬丝的颜色在三种以上，用缎纹地组织提花织成。”^②在古代织物中，“锦”需要有先进的织造方法和很高的技术水平，“锦”代表高技术水平的织物，“锦”意味着“高贵”，“锦”是“美丽”和“美好”的象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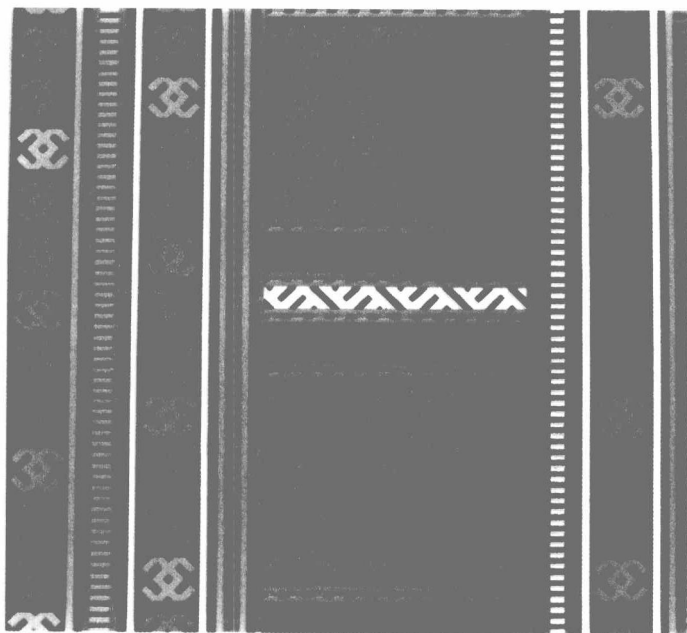
土家织锦是土家族传统的手工艺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织造工艺大家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著名的云锦、宋锦和蜀锦这三大名锦之后，她与壮锦、黎锦、傣锦被合称为中国民族民间四大名锦。土家织锦是土家族织锦的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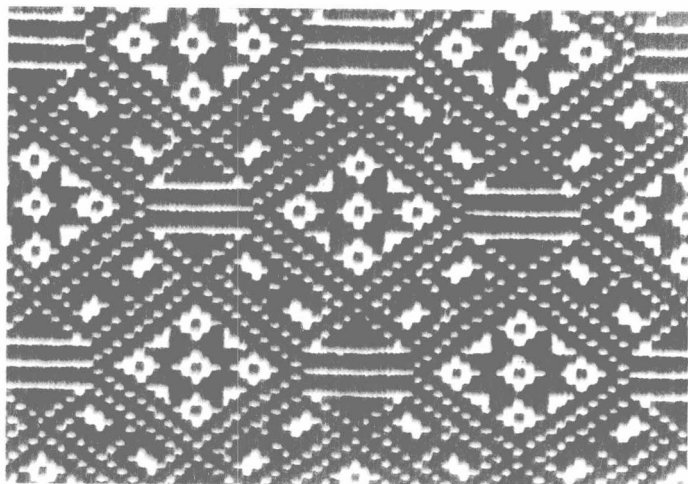
土家织锦 椅子花

① 参见《释名·释采帛》。

② 《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3940页。



黎锦 蛙形图纹（摘自《民间染织美术》）



傣锦 八角花（摘自《民间染织美术》）

称，包括“土花铺盖”（即“西兰卡普”）和“土家花带”两大类。传统的土家织锦多以麻、棉、丝为原料手工织编而成，不仅艺术精湛，而且工艺独特。

一、西兰卡普

“西兰卡普”是土家语“花铺盖”的意思，但土家人原来却把花铺盖叫“读慈”（土家语音译），后来为了纪念因织白果花而冤死的西兰姑娘，就把花铺盖改称为“西兰卡普”。^①那么“西兰卡普”在民间也理解为“西兰姑娘所织的花铺盖”。然而准确地说，在土家语中“西兰卡普”的

“西兰”之意为铺盖，即被盖，“卡普”之意为花。之所以在“花铺盖”前冠以“土”字，为“土花铺盖”，是因为它来自于民间家庭的织造，土里土气，同时，也是以此区别这种土家传统的工艺花铺盖与其他工艺方式如印染、挑花的不同。保靖县在与龙山、永顺交界的一些土家山寨里，亦称西兰卡普为“捏拨铺盖”（土家语音译），据说这种叫法与民间“春哥与锦鸡”的古老的传说有关。其实，土家语中的“捏拨”有“睡”的意思，所以，“捏拨铺盖”就是用于睡觉的铺盖。在土家织锦的织造过程中，织造者必须使用一种叫“布刀”或“挑花勾”的工具拍打纬线，因此这种工艺在民间亦称“打花”，西兰卡普也称为“打花铺盖”，而“土家花带”也俗称为“土家打花带”。

土家织锦以“西兰卡普”为主体，是一种在酉水流域土家地区普及面很广，且非常实用的一种传统手工艺纺织品，是酉水流域土家族最具地方特色的艺术珍品。土花铺盖自古深受土家人民的喜爱，《大明一统志》中就有“土民喜五色斑衣”的记载，“斑布即土锦”^②，而土锦就是今土家织锦的前身。西兰卡普不仅花色艳美好看，质地厚实耐用，更因为其丰厚的民俗文化内涵，深深扎根于土家民众之中。西兰卡普的主要用途是作被面，以及小孩用的窝被（摇篮里的小被面）、脚被、盖裙。而被面由于面积较大，一般都是以大小花色相同或相近的三块织锦镶拼而成，每块两端织有“档头”花边，可联起来构成整体美丽的图案。这不仅是因为传统的单幅西兰卡普幅面较窄，更是因为三块相接，正合乎中华民族传

① 田荆贵：《西兰卡普》，见《湖南美术》，1982。

② （清）乾隆《永顺县志》。

统的古哲学“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诠释。而民间将这种拼接叫“接幅”，谐音“接福”的意思，有兴旺发达、多生贵子的美好愿望。所以土家族少女十二三岁时，脚能踩到机床，就由其母或亲戚教织土花被面。其陪嫁的被面及婚后生小孩子摇篮里的窝被、盖裙、脚被等物，许多都是在闺女时织好的。因此，土家姑娘若不会织西兰卡普，会被视为愚笨之人，因此民间有“养女不织花，不如不养她”之谚语。土家织锦伴随土家人，特别是土家姑娘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土家织锦与土家人终生结下了不解之缘：婴幼儿时盖织锦，长大懂事织织锦，结婚陪嫁选织锦，夫妻恩爱伴织锦，舍巴摆手披织锦，祭祀先祖供织锦，当了外婆送织锦，人生去世葬织锦，“火把酒”后接织锦，生生死死都不分不离。所以，西兰卡普成为姑娘“价值”的重要标记。它也不仅是一种生活用品和民俗的载体，更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是物与人的统一。

西兰卡普的色彩华丽璀璨，图案变化无穷，工艺大器精美，是充分反映土家族审美情操和民族意识的艺术珍品，被称为“高度浓缩的民族文化”^①。它以独特的方式蕴含着本民族的文化心理，无处不显露出土家人的物质文化属性，有无字的民族史诗之美誉，在文化艺术、社会历史、民族民俗、科学参考、传承利用等方面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

西兰卡普在土家织锦中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有“对斜”平纹素色类型和“上下斜”斜纹彩色类型两大流派。西兰卡普制作工艺独特，采用一种无规律的“通经暗纬，断纬挖花”方法，在纬向上挑出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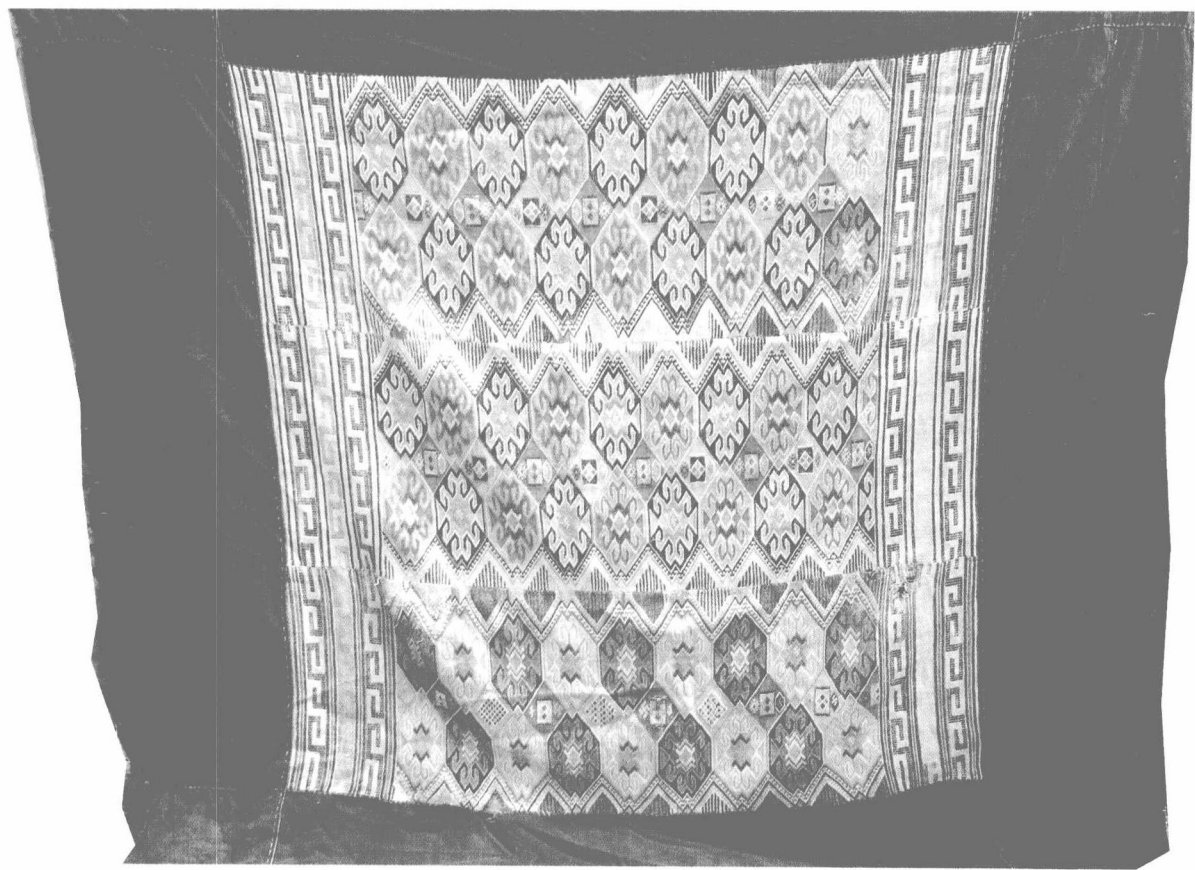
色彩的纱线，挑织时正面浮搁残纬，背面构成纹样。细经粗纬，以纬克经，图纹部分只显彩纬，不露地经暗纬。从而，使构成图纹的每“颗”彩纬边界与地经暗纬之间，留有一道“空隙”，产生了一种雕刻镂空的立体感。

土家织锦人将平纹组织结构的工艺称“对斜”。“对斜”平纹素色织锦是在普通平纹布面上，以喂(纬)线挖花而成。色彩不多，以黑、靛蓝、红和白这四色的其中两种组合而成。整体以深底浅花为主，浅底深花的不多。图纹受土家民间“十字挑花”工艺形式的影响，主体为平纹挖花组织结构。制品图案明暗对比强烈，起花部分凸出有浅浮雕感，



平纹素色织锦 四季花香图纹（湖南永顺对山）

① 叶德书：《论土家织锦的构图内涵》，见吉首大学湘楚文化研究所编印《土家语研究》。



斜纹彩色织锦 八勾花被面（湖南保靖普戎）

是现代斜纹彩色织锦的早期形式，被称为“数纱花平纹素色织锦”。原生地主要在永顺县境内，分布多面广。

“上下斜”斜纹彩色织锦是西兰卡普中的主导品种。土家织锦人将斜纹组织结构的工艺称“上下斜”。它是在“对斜”平纹素色织锦上发展起来的，中心主体结构采用斜纹挖花组织结构。质地粗厚，非常结实，有的一床西兰卡普竟可用于几代人之久。它的图纹构成和色彩构成都更趋成熟，大器而整体，单个纹样复杂，且完整丰满。为适合纹样或带状纹样展开，也有以棋格状或散点状四方连续，形成了横向大于纵向的几何菱形的特殊图纹语汇，有很强的节奏感。其色彩十分浓艳富丽，以黑色及深色为主，大胆使用补色，层层渐变推移，使之具有强烈响亮的对比效果。但又恰到好处地运用色彩秩序化的退晕手法使对比色得到和谐的统一。^①另一种“上下斜”斜纹彩色织锦在图纹构成上也大胆地借鉴了民间挑花的表现方式，其花样内容十分丰富，随意性大，兼容性极强，是“上下斜”

斜纹彩色织锦成熟之后反过来再仿数纱花图纹构成的织锦种类，被称之为“斜纹数纱花彩色织锦”。“上下斜”斜纹彩色织锦组织结构工艺相对复杂，原生地主要在龙山、保靖、永顺三县一带，有强烈的地域性，深厚的民俗性和较广泛的群众基础。

二、土家花带

土家花带也属于土家织锦中的一个品种，土家语称“厄拉卡普”，她精巧别致，简单易学，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小手工艺，主要用于腰带、裤带、小孩背带、围裙带等等。有素色和彩色两种，但以黑（蓝）白素花为主，一般宽者约二寸，窄的一指左右，

^① 钟茂兰：《民间染织美术》，中国纺织出版社，2002。